



豐  
拜  
六  
五  
十一



SATURDAY  
NO. 51  
1905

# 清 香 醇 郁

林文烟花露水爲婦女之裝飾品環球婦女均有用之  
 於手帕凡遇有頭痛或全身酸痛稍以林文烟花露水  
 敷治卽覺舒暢異常而以敷治蚊蟲螯癩奏效尤爲無  
 雙如蒙 賜顧請與店家言明林文煙花露水而其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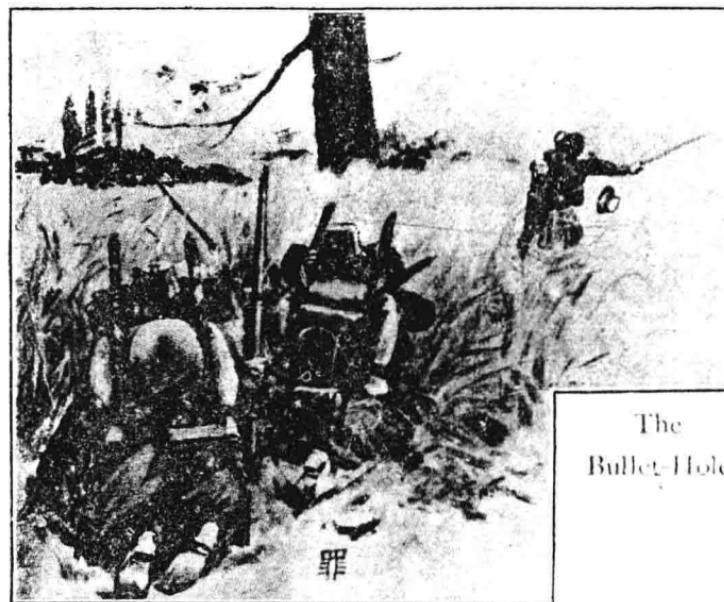


上標紙印有噴水泉蝴蝶花鳥及 MURRAY & LAN  
 MAN 等字樣以防冒效莫購其餘僞貨但購時須認  
 明真正林文烟花露水其瓶上標紙庶不致悞莫購僞  
 貨是所厚望 上海經理老晉隆洋行

認明 商標  
 假冒 謹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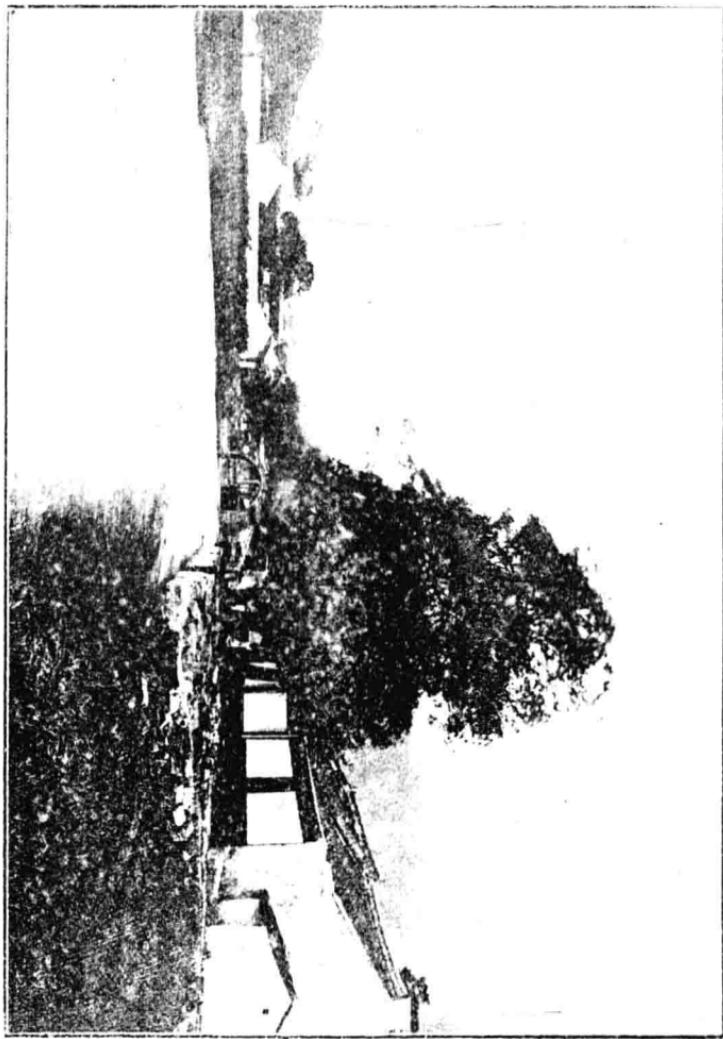


小說一功與罪一之繪圖



The  
Bullet Hole





鈍根劍秋二公編禮拜六周刊行將週年矣風  
行之廣無待贅言近復注重於愛國軍事之  
筆墨固知編輯者別有懷抱也爲題四絕句

敬次天虛我生元韵拜望讀者正謬

塵海擾擾苦未醒人慚頑石枉談經裨官亦有匡時力莫作

尋常一樣聽

倏又花飛廿四風現身無術學生公好將一管生花筆幻作

春雷震瞞聾

溫犀禹鼎寫來工信史應留百代宗料得邯鄲道上客警心  
不啻五更鐘

大廈驚難一木支願將家國與心期行間隱約傷時淚想見  
含毫下筆時乙卯暮春拜花周之盛題

禮拜六第五十一期小說目錄

爲祖國死	天
閉門推出窗前月	花
兩袋銅牌	奴
可憐	己
功罪	警
衣袋	南
海中人	郵
恐怖窟	右
矮國奇談	控
國恥錄	控
	根

九月蕭晨朝曦之光盡爲濃雲所翳長空黯淡似作秋陰又似上帝仁慈不忍賜戰場慘劇藉此沈沈雲幕爲其蔽目之旒者

戰場之外砲聲所不及處有一小村紅瓦鱗鱗綠溪環繞風景幽蒨宛若畫圖村外一片平原燦然皆作黃金色涼風徐拂盪漾如波蓋秋禾初熟也而此金波灔澦中時有穫稻歌聲與鐮刀鏘然之音相應答桃源世外其樂無涯詎知慘禍之來即在眉睫矣

蓬蓬此何聲也胡爲乎來哉衆皆擲下鐮刀奔集高阜上仰天凝望久之蓬蓬之聲自高而下歛見雲氣瀰漫中有一黑點翱翔如飛鳥聲浪愈大則黑點愈顯卒乃全體畢露形如錫裏之絕巨雪茄驚異間忽聞一婦人呼曰噫此徐伯林飛艇也日耳曼人不日將逼吾村矣

「愛雅余輩盍速歸村落謀守禦之策乎」言者爲一短小精悍之農夫其所呼之愛雅卽頃間驚呼飛艇之婦人農之妻也愛雅應聲曰勃羅言然余輩速歸休時勃羅之側有一胖人張其短髯濃繞之脣向愛雅而笑曰馬丹胡事皇皇馬丹非日耳曼人耶來者或爲馬丹之昆弟否亦馬丹之鄉人余輩全村皆將託庇於馬丹之帡幪以冀馬丹鄉人昆弟之青盼壺漿簞食余輩當敬謹供應馬

丹勿憂。有客無酒也。言未畢。胖人頰上斗。聞爆然一聲。則勃羅巨靈之掌已親胖人多髭之吻。且厲聲斥之曰。汝非法蘭西國人耶。胡出是言。涼月如丸。自雲罅中露。出照入溪水。燦爛作銀光。而是時溪橋之上。有馬蹄聲。得。得。而過。少。選村人。多。自。睡。夢。中。爲。剝。啄。聲。驚。醒。則。勃。羅。家。之。遠。客。至。矣。

勃羅尙未寢。秉燭啓關。猶亘之犬。先主人出而迎客。第見客卽弭首弗嗥。蓋來者爲熟客也。客入室後。始去其冠。蟠髮盈頭。雙睛蔚藍。耿耿射光。面紅如夏果。金色之鬚上。翹身軀雄偉。一望而知爲日耳曼軍人也。時愛雅亦來懷中抱一孺子。睡態正濃。見客。遽問曰。當此戒嚴時代。吾弟何由來此。客曰。吾軍左陣已進據土爾Toul。距此僅數十英里。明日卽抵是間。余在軍爲斥候。且渴念老姊。故單騎先來。余於月上時。首途今夜。尙未午。吾馬殊迅。途中茫茫。皆稻田。夜景淒寂。無倫。固未見。邇者隻影也。勃雷急曰。汝軍至此。將何爲。客曰。余軍主者欲假道此間。進襲脫羅燕Troyes。或卽駐此爲大本營。亦未可知。勃羅嘆曰。吾國大軍安在。竟令虜騎縱橫至此耶。客曰。霞飛將軍爲吾軍右陣所牽制。猶遠在凡爾登Verdun之北。蓋吾軍聲東而擊西。吾主將之計畫。殊精偉也。愛雅聞言。玉容立變。怒視客面。曰。亞摩林。汝意效忠於日耳曼耶。汝不憶老父。言吾儕所居之萊茵河流域。四十年前。

固吾大法蘭西之領土耶吾儕固法蘭西之國民汝竟不愛祖國而甘心媚敵爲虎作倀耶言時怒氣勃勃如健男脫非懷中有孺子濃睡者且將以柔荑餉其愛弟矣勃羅面其妻曰渠個人在此吾輩仍宜稍盡戚誼留宿一宵詰朝促之行可耳且吾人當謀應盡之義務吾村惟路加牧師與勞曼兄弟富於熱誠與吾人甚表同意余當夜往就商汝料理草榻備若弟寢勿再鬭爭也

天方破曉勃羅家已不見亞摩林之影蓋不辭而別矣日卓午村中禮拜堂鐘聲忽鏗然大鳴村人知敵軍將至咸登屋向東而望則官道上黃塵湧起如霧人馬尚不可辨第見旗幟飄揚鎗上刺刀之尖露其穎末狀類筍芽之出土繼而去村漸近始辨前行者爲騎隊尖頂之盔燦然耀日無何溪橋之上馬蹄蹴踏聲如雷則騎隊入村矣

革履之聲雜沓駛車之聲轔轔皆渡此溪橋而過未則鼓樂喧闐蹄聲緩緩蓋軍中大將至矣大將之騎方上溪橋時忽聞砉然一聲板橋中斷大將及左右之軍官人馬皆落水水中突出巨刃直刺大將未中而大將已爲箭隊援起刺客亦立時被擒一時鎗聲如連珠齊向水中發清波受彈軒然一起沸少選衆始入水窮搜果於溪底得三人手中握利鋒之鋸皆飲彈死矣村人有見其尸者曰此路加牧師及勞曼兄弟也

軍官訊刺客曰汝末迦葉村中人耶曰然汝村中人皆同謀耶曰否然則汝一農家者流何敢抗吾大軍狙擊吾大將孰授汝策者速語我來否則以鎗攢射汝刺客笑曰吾堂堂法蘭西之健男子奚畏汝日耳曼人視刺汝大將猶割一雞耳吾行吾志何待人教汝日耳曼軍人皆待人指導始肯殺敵耶軍官聞官嚴霜之面歎起紅霞默然有間乃曰汝誠強項第汝何名刺客曰吾名勃羅吾家尙有一弱妻一孺子汝擊戮我者我亦弗恤第此村人皆無辜且若輩盡懦夫懦夫之靈魂固不能與吾鬼雄同至天國也軍官乾笑曰汝乃滑稽家吾白汝言於大將大將赦汝者矧汝幸矣勃羅傲然作不屑狀軍官乃令兩卒挾之出

秋風淒淒一燈如穗老屋之內嚶嚶作嫠婦泣者則愛雅也愛雅對燈磨刀瓠犀亦隨之以顰顰作馨蓋夫仇國恨交集芳心與日耳曼人誓不共戴天日也第四顧榻上濃睡之孺子則又不禁掩面而哭心潮方轉軸間斗聞叩扉聲愛雅藏刃於袖自言曰來者若爲日耳曼人必飲吾刃門方啓已見尖頂之盞閃閃有光愛雅遽出刃刺之來者呼而踣愛雅聞呼聲大驚刃立墮力曳傷者入去其盞於燈光下視之則愛雅之弟亞摩林也

亞摩林傷腹血出如注尚能聲呻吟曰姊殺余壞吾國事矣愛雅曰壞汝日耳曼國事乎然則余刃

不虛試矣。亞摩林力呼曰：姊猶以余效忠於日耳曼耶？余爲日耳曼之斥候，實則法蘭西之偵探耳。言時以手探其胸次似將取物示愛雅者，愛雅代探之，襯衣之裏有密囊，內貯一硬紙牌，出之則法國參謀部所給軍事偵探之符驗也。

愛雅始駭且悲急，爲之裹傷處而血出如潮，不可復遏。亞摩林忍痛續言曰：余爲祖國夫復奚憾？第恨未能殲敵而死耳。日耳曼軍之敢於深入者，蓋信余熟悉地勢，且稔此間無軍備也。余疇昔之晨，已往吾軍大本營報告，吾軍已沿途設伏以待敵軍進襲。彼若潛帥而進，則墮吾計中。今聞余死，彼必疑而按兵不前矣。功敗垂成，豈非天乎？言至此，竭力大呼創裂而絕。愛雅慟哭至於淚盡，乃吻其將冷之額，且曰：吾弟緩行，阿姊伴汝往天國也。

次晨，村人聞愛雅家中孺子哭聲甚急，排闥視之，則見室內血泊中赫然陳兩死骸。一亞摩林，一亞摩林之姊愛雅也。

小愛國說  
閉門推出窗前月

(花奴)

春風陣裏萬紫千紅，東京某公園中風景佳絕。園之僻處有亭翼然，一美人悄倚亭欄，以手支頤，注一樹櫻花。若有所思，其實美人之目並非注意櫻花，雖花色煊爛如錦，而美人視若無覩，蓋其一

寸芳心別有所着焉。既而徐徐起立，柳腰微折，一手把亭柱，一手掠髮，輕抬其首，秋波自櫻花隙處直望至園門。斯時碧天無塵，暖陽普照，櫻出美人雲鬟，桃顥羅衫，木屐益增鮮豔，倏焉一雙蝶，蝶從櫻花叢裏款款飛來，迴翔美人左右，忽高忽下，兩不相離。若戀美人倩影，不忍遽去者。美人正出神，遙想除心坎一事，外餘皆罔視，迨飛上玉搔頭簪，始引睇回顧，蝶乃連翩高翔，雙雙飛去，猶廻繞亭外，一匝然後沒入花香深處。美人淒然有觸，微喟曰：儂安得如斯蝶也？蝶如解語，復從花叢中飛出，賣弄其儼影，忽喈喈一聲，無情黃雀從綠蔭中掠出，蝶驚東西離散。美人恨恨曰：惡哉雀兒！猜美人之意，恨不得挾弓彈之。但見美人深蹙眉峯，現不豫色，曰：蝶尙如此，人何以堪？正鬱伊間，聞足音，跫然一少年，自櫻花樹後向美人處行來。美人頓時悅，揮巾示意，少年疾趨而前，笑曰：勞姑娘待久矣！美人亦笑曰：儂來亦未久。抑君胡珊瑚來遲，少年曰：偶應友人招耳。致姑娘寂寞於意，良歎。美人曰：何妨？君卽竟夕不來，儂亦不懃語已。秋波微漾，流睇少年，嫣然露貝，少年意大動，前握美人柔荑，低語曰：足見姑娘深情。美人頰然梨渦，薄暈縮手曰：君毋然，園中耳目多殊，不雅。少年格格笑曰：何偽哉？將來賦結同心，閨房之事，有甚於斯也？美人益頰，不敢平視，拈帶無語，芳心忐忑無已。蓋意動矣。默然久之，美人徐引雙眸斜睨少年，兩人目光相接，皆微笑。

美人爲誰。子爵加富次郎掌珠也。兩字芳名。喧傳櫻子。子爵年已耄。夫人仙去。無子。祇此不櫛進士。年華二八。卒業於女高等校。咏絮才華。羞花丰度。傳遍扶桑。三島宦家公子。閥閱王孫。爭相委禽焉。一朶天葩。尙不知墮落伊誰之手。子爵擇婿良苛。殊少當意。女亦慧眼獨高。碌碌餘子。俱不足邀個儂。青睐。以是小姑居處。猶屬無郎蹉跎。復蹉跎芳年二九矣。月夕花晨。春思頻動。乃天遣相逢。幕地見三生緣孽。

華人傑者。中華名士也。鄉親蘇小。生長西湖。靈氣所鍾。誕斯俊傑。悲祖國凌夷。特赴東瀛遊學。鵬搏萬里。抱負非凡。日就某校。讀夜歸寓。所銳志研。求小樓燈火。非三鼓不眠。一椽風雨。貼近美人所居。其時華年纔及冠。張緒風姿灌濯。如春柳尤妙。在一雙眸子。嫋媚中帶英爽氣。態度翩翩。人皆嘖嘖稱美。少年也著者曰。人之患在美貌。貌之美者。寃孽亦深。多少風波。祇爲一美字。起人生命運之窮厄。皆美貌階之厲也。故天之與以一副好面目。殊非好意。直是設百尺阱。待人墮落。假使醜態可厭。人將望然遠去。自可省却許多煩惱。然而天公不許也。旣賦以美貌。往往復予以多情。必使其盪氣迴腸。宛轉於情海。以死可不哀哉。雖然。人定可以勝天。天旣坑吾。吾苟謹身自防。則天縱萬能。其奈吾何。然而能有幾人哉。

星期日華人傑平旦而起啓東窗納新鮮空氣斜依窗櫺手書一卷溫宿課也忽聞砰然一聲東隣窗闢華引目細視卽見窗幙寥動一妙女郎亭亭出現雲鬟微亂慵眼惺忪彷彿一幅春睡初醒圖焉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腰不足以形其萬一華驟見之魂靈兒早已跟隨蝶影飛度牆東矣私念彼其之子抑胡嬌若天仙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曾見不謂蓬瀛三島間竟誕此妙人兒女郎亦瞿然若驚瑩瑩秋波偷向小樓微逗情思脈脈托巧眸中傳遞厥狀至媚咫尺紅牕飽餐秀色華不禁神魂飛蕩心旌搖搖從此朝曦初上落暉斜照時輒見兩人俏影隱約於窗橫間一縷柔情互繙不言中固匪伊朝夕矣。

人事之巧有出意外者風姨作伐情絲暗牽一紙飛來詩傳紅葉華正倚窗閒眺倏見有物盤旋空際如蝴蝶翻風漸飛漸近一轉瞬間已墮於襟上捉而視之桃花牋艷畫就簪花蓋絕詩數首焉環誦之下滿頰生芳直是有句皆香無語不豔料是櫻子懷春乃輕輕摺疊匿之枕畔而返視牆東則已窗幔低垂依稀見玉人倩影霧裏花枝益令人想望忽天公做美微風一陣掀開窗幙美人顏色頓時顯露蓋櫻子正向西樓偷覲焉風過後窗幙依然春色復隱宛如雲中仙眷擾雲下視祇許人間一瞥者旣而羣鳥噪晚暝色漸收已是萬家燈火時矣華晚膳後蹀躞室中如有思索覩視東

樓祇見燈光一點乃微吟曰癡心猜到高樓火未必伊人入夢中着意苦吟久久不續忽彩雲一朶青鳥銜來拆視之書曰艷陽天氣春色倦人某公園中花正含笑明日三時可能屈玉趾一談否園之僻處有亭翼然大可作予輩談話之所卍字欄邊有人手托桃顰凝眸眺望者卽儂待君來也君有意乎請速戾止

櫻啓

華迴誦不釋至再至三一夜躊躇不克成寐迨天光作魚肚色始朦胧睡去好夢醒來已是半窗日影漱盥已匆匆午膳膳已急赴公園倚亭久盼不見個儂人影於是怨日之遲遲時探懷出時計細視迴腸寸轉與時計窸窸聲同其遲速焦灼不能耐俄頃好風吹送美人來矣華不禁雀躍而前相見之下轉覺萬語千言不知從何處說起默對移時各嗤然失笑於是並肩細語各述愛慕之意唧唧喁喁情意甜密不覺夕照之遲迨枝頭鳥噪始喚醒兩人夢癡因互訂後會而別從此公園中時着此一對玉人兒爲園中點綴園中花木亦欣欣向榮似歡迎此兩人者著者曰予開首一段卽指華人傑與櫻子第七次晤談也

光陰若矢華將屆畢業矣斯時兩人情意已似膠漆相投乳水相和櫻子乃請於子爵願與華訂永好子爵曰可惟予祇生汝須渠入贅予家更須入吾國籍不則異族人兒終非好相識櫻子曰諾兒

當以父語詔之。翌日又是星期，公園中復見兩人踪跡。細語多時，華蹙額曰：「是惡可哉！」櫻子色變曰：「然則君之愛儂爲耳。」華正色曰：「姑娘予非不愛姑娘，然不能使吾不受國。櫻子轉身背立，以巾掩面，淚花飛濺，巾全濕。嗚咽而言曰：『早知今日胡必當初！君若含儂，儂惟有爲情死耳。須知儂方寸中早已貯滿君之小影，曾經滄海除却巫山，固不容第二人援入也。』儂心若此，而君若彼，區區名義尚不能允。儂所請愛於何？有君真薄倖哉！」言至此，悲不成聲，絕妙美人梨花帶雨，厥狀益動人，瓣鐵石人當此應亦爲之心軟。華淒然無語，徘徊亭中，若熱鍋上之蟻。愛國與愛情互戰，兩不能決。既乃柔聲謂櫻子曰：「姑娘愛吾，雖碎骨難忘；姑娘且勿悲，容吾思之。明日當報。」姑娘以好音也。櫻子驟然破涕，曰：「君心回乎？須知區區名義，固不值半文錢也。」華不答，惟向櫻子微笑。

華人傑獨坐室中，一燈相對，蹙額自語曰：「愛國、愛情不能兩全，予將愛情乎？抑愛國乎？」愛情則背國，愛國則背情。予將何去何從乎？言至斯默，忖移時，乃奮然起曰：「予非堂中華男子乎？」吾祖吾父數百世，相傳莫非中華之民也。洎乎吾身，而可背祖國乎？吾祖吾父不將含恨地下乎？祖國安可背哉？然則惟有與彼美決絕耳。况非吾族類，其心必異，天涯何處無芳草？奚必是吾不能背祖國，貽吾祖吾父羞？復惹國人唾罵，好男兒當爲祖國盡瘁，安可視顏向異族石榴裙下拜倒哉？吾決不能背吾祖。